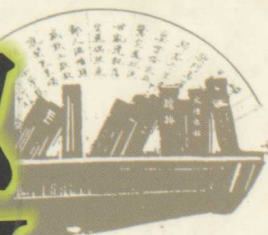


SHUQU · WENQU · LIQU

书趣 文趣 理趣

——学人书话



主 编 李 乔

副主编 伍义林 郭洪新

同心出版社

节趣 文趣 理趣

主 编 李 乔

副主编 伍义林 郭洪新



同 心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趣·理趣·文趣/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1

ISBN 7-80593-499-1

I. 书… II. 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339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 21 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84276223

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22.00 元

序 言

周汝昌

李乔先生为本书索制弁言时告诫我说：书之为贰册，分上下，上为学人书话，下为史家议案。文之与史，抗礼分庭，而实又老街坊，旧邻居——甚至同居大杂院，成一门户。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一大传统。

其实，在我华夏，从来文史相兼并通，未尝分居各爨^{cuàn}，只不过后来洋学堂才分割成什么语文系与历史系——还把哲思从文史中硬割出来，另立一个哲学院系。这种思维模式或方法是外来的，非自家的“敝帚”，其理最显。李先生将文史紧排密联，意味深长，恰见卓见。

有人问：学人书话，又分书趣、文趣、理趣；史家议案，又分公案、旧案、疑案——你能帮我总结一下，抓一个核心要害吗？

我答：这有何难，“总括”一个字很好写——左撇右捺，即“人”是也。

盖书趣、文趣、理趣，皆“人趣”；公案、旧案、疑案，皆“人案”也——没有这个“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特别欣赏李先生拈出的那个“趣”字。趣与味联，汉语得神——盖知味方能得趣。趣非俗义，趣者，“走向”也，亦即“感之所之”也。

一句话，一篇文，乃至一个人，倘若“乏味”，则不如无此话此文此人——那太“没趣”了！

有中外古今之名言，曰“人为万物之灵”，曰“人是感情的

动物”。前者有人疑为透着玄虚，不知“灵”的科学定义是什么。也有人不同意后者，因为根据测验，动物亦有思想感情，姑彼语以感情划为人与物的界限，实为不科学。

若问我这个“非科学家”，人与动物之分应以何为分界？我则答曰：看有无灵性——这方是真正的区别所在。

又问：什么是“灵性”？此问者想是没看过《红楼梦》。雪芹不是早就说了吗：“谁知此石自经（娲皇）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这话还不明白吗？

动物不能文，没有书，不记史——故什么“趣”、“案”都谈不到。反过来一思：人以何为贵？还待再赘言乎？

我序此书，论其价值意义，就推端此义为首。

这是一部近年来“人”的灵性的痕迹的记录。未必“系统”“全面”，却很真切。读读此书，有助于灵性之浚发开通。

又有老生常谈一句，书是“精神食粮”，意谓这与五谷杂粮、鱼肉蔬果……之为“物质食粮”相为对待，云云。这真的正确吗？

又是一种“分居各爨”的思想方法。

所谓精神，其实也是物质的一部分或一种“形态”。物质发展进化到极高级，就发生了精神现象和功能（力量）。人吃粮肉菜肴，不仅仅是那“物质”，更有精神同时参与营养——不过常人不能体认就是了。同理而反过来，读书也绝不只是“精神进餐”，而是同时发生物质（生理）作用，对大脑、心脏、神经、脉络恰恰起着微妙而复杂重要的作用！

我为本书作序，首先揭示此一要义。

读一本书，内容不同，需求不同，故或重“文”或重“理”；文化水平又不同，故读同一书之人，所见或深或浅，或丰或啬。“文”是中华最重之事，时至今日，很多“文章”已不知“行文”为何事，只是一味“堆话”而已。故倡“文趣”，非末节也。

读书又不是为了看谁“知识广”、“智商高”，而是要看他的真知灼见。有的鸿儒硕学，“无书不读”，如数家珍，但无自家的识见，也看不出学术体系的创立，那叫“摆摊儿”。学人所贵，并不在一个炫博。世人往往买椟而还珠，是可叹矣。

史家议案，审辨断决，在是非颠倒，幽显错乱中力寻其实际，所为何来？曰：无他，只为了一个“真”字。世上最难分，也最可悲的就是伪胜于真，假常混真，久久真尽而伪存。事若至此，人之灵又几何哉？

是故，本书的深意，当在求真知，识真际，破伪妄，纠诬诳，正文风。民族之真魂，中华之大道，不外乎此。

庚辰七月初一夜书

目 录

序言..... 周汝昌

书边人物

吴梅村这个人.....	冯其庸 (3)
老舍和“商务”.....	舒 乙 (7)
走近启功.....	陆 昕 (9)
系恋生命的趣味.....	伍立杨 (12)
余光中的读书境界.....	伍立杨 (14)
化玄奥为平常.....	庄 亭 (16)
邹容之愿：超越《革命军》.....	杨天石 (19)
读读容闳.....	傅璇琮 (21)
刘西渭的遗憾.....	韩石山 (24)
你该知道李健吾.....	韩石山 (26)
读孙犁.....	庄 亭 (28)
从一个侧面看吴晗.....	苏双碧 (31)
季羨林为什么研究糖史.....	蔡德贵 (35)
关于李立三.....	康纯良 (39)
灯下窗前常自足.....	陈平原 (43)
余秋雨不该这样写序.....	傅 谨 (45)
废名.....	孙 郁 (48)
走近真实的陈独秀.....	任武雄 (51)
《冯婉贞》的真相与史学家的困惑.....	杨天石 (56)
毛泽东修改胡乔木词与西湖的名人之墓.....	散 木 (59)
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聂作平 (65)
珍视老舍不朽的文化价值.....	于是之 赵园 甘海岚 (69)

著者独白

我为什么写《新中国经济史》	苏 星 (75)
大书·小书·识小·识大	龚育之 (79)
新视角下的环境问题	刘大椿 (82)
非僧非道一醉翁	庞 朴 (85)
我写《李煜传》	田居俭 (89)
漫聊王府生活	金寄水 (92)
我和《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张紫晨 (94)
我的《人性论》的产生	曾钊新 (97)
我对兴的源起的研究	赵沛霖 (99)
我写《文化古城旧事》	邓云乡 (101)
燕京梦远 乡土情深	邓云乡 (103)
近百年史的缩影	叶祖孚 (105)
我是怎样研究行帮史的	曹保明 (108)
我是怎样写《历代官词纪事》的	丘良任 (110)
谈我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严中平 (112)
我写《清朝的状元》前后	宋元强 (115)
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	厉以宁 (118)

书林点评

关于《不信神的故事》	李铁映 (123)
一位“中国通”眼中的中国西部	赵宝煦 (128)
暗投明珠的光芒	季羨林 (130)
关于《正阳门外》卷一	刘绍棠 (132)
雪泥鸿爪说宜南	吴良镛 (134)
《中国诗话辞典》琐评	白化文 (138)
《光明之城》真伪辨	程 薇 (140)
清代善书中的社会生活史	侯 杰 (143)
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索源	肖东发 (147)

名门世家：迷人的文化传承现象	庄 亭等 (151)
一个人类学的经典课题	李培林 (154)
关于《苦撑危局》	李 琦 (157)
谈《杜骗新书》	王春瑜 (161)
天桥的平民文化	叶祖孚 (165)
方兴未艾的《民居读物热》	秋 禾 (167)
山村花果	张中行 (170)
关于《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钟叔河 (173)
贞石珠玑 学林宝籍	阎崇年 (175)
品物者的心情	伍立杨 (178)
精神家园	孙 郁 (180)
关于《中国反贪史》	王春瑜 (183)
传统·爱国·启蒙	李 侃 (188)
沉沦与复苏	柯 岩 (191)
《管锥篇》是一部怎样的书	周振甫 (194)
唐宋名篇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	杨 义 (197)
说《兔园策》	王春瑜 (203)
《快嘴李翠莲记》的用韵及其他	王立言 (205)
《药王孙思邈传》序	阳翰笙 (207)
《孙越生文集》序	邵燕祥 (210)
我读《侯仁之燕园问学集》	徐城北 (214)
思想家和烈士	徐友渔 (217)

清夜漫笔

古典名著的意义	周汝昌 (225)
说“韵”	金开诚 (229)
追寻马克思的原意	卫兴华 (232)
一个反角的晚节	庄 亭 (235)
“和尚背鼓”及其他	王春瑜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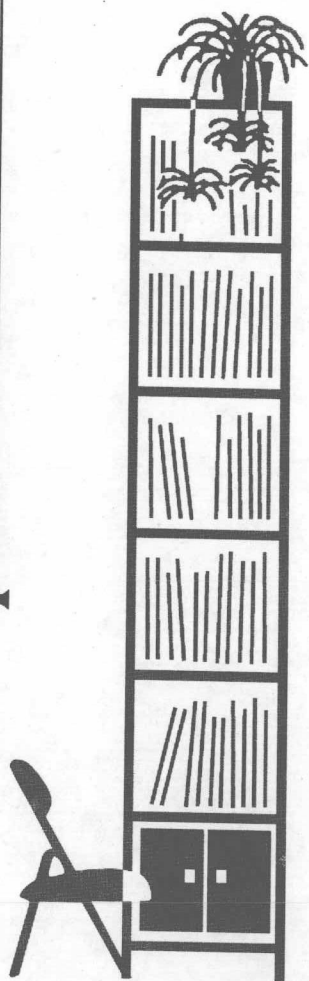
“婉约”、“阴柔”非贬义	吴小如 (239)
赛金花经商	叶祖孚 (241)
日本人的“危机感”与民族觉醒	冯昭奎 (243)
读《天桥》的社会学断想	庄 亭 (247)
“思想刀客”质疑	刘伟见 (250)
今译、今写、今注、今解、今用	周有光 (253)
老牛堂的血脉	庄 亭 (255)
读钱钟书札记	舒 展 (258)
想起了郑振铎炒股票	禾 戈 (260)
隔膜与误译	谢 泳 (262)
病梅与病狗	李春林 (264)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正解	邵立新 (266)
《柳文指要》中“友人”是谁	卞孝萱 (270)
不宜笼统提倡“快速阅读法”	袁良骏 (273)
所谓“孤本”	黄永年 (275)
《广陵散》真的绝了吗?	顾 农 (277)
与学者通信	韩石山 (279)
中华文化一枝花	屠 地 (281)
率尔操觚 荒腔走板	伍立杨 (284)
命笔的苦乐	李 普 (287)
回忆未尽准确	舒 芜 (290)
我看古籍今译	刘梦溪 (293)
古代名文的缺憾	王建辉 (296)
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满子 (298)
由民间宫廷故事谈起	李 燕 (300)
把父、母称做“哥、姐”小考	陈满华 (303)
人海	白化文 (305)
“生日之祝”	赵 园 (307)

起哄考	王春瑜 (309)
也说“起哄”	姜纬堂 (311)
说“味”	金开诚 (314)
闲话“水浒气”	庄 亭 (316)
“龙虫并雕”	庄 亭 (320)
漫谈“才”与“学”	金开诚 (322)
白话是怎样成为文学正宗的?	周有光 (324)
公案小说·清官·侠士	侯忠义 (328)
略论旧公案小说中的清官	吴小如 (331)
谈谈话本小说的几个问题	吴小如 (334)
读经新议	吴小如 (337)
礼义之邦与礼学研究	陈其泰 (340)
漫论清人笔记	来新夏 (343)
谈谈小品文	汪曾祺 (347)
略论古代“蒙养书”的文化价值	冯天瑜 (349)
民俗志与民俗学研究	钟敬文 (352)
谈谈传记的附录	于必昌 (355)
由益智跳到爱智	张中行 (358)
在与西方寓言的比较中看中国寓言的魅力	朱靖华 (361)
记问之学	王武子 (365)

书友驿站

我爱书话	刚 健 (369)
看家的书	米博华 (372)
谈读书习惯	冯亦代 (374)
书与思绪	邓云乡 (376)
驻足书橱	育 葵 (379)
传记漫议	陈漱渝 (382)

书评种类漫谈	伍 杰 (386)
书架上的幽默	方 成 (389)
书斋的灵性	金 马 (391)
体味旧书的风尘	徐 雁 (393)
藏书泪	王春瑜 (395)
清理书架	禾 戈 (397)
三博士侃书摊	黄京平 陈 桦 高德步 (399)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翁偶虹 (404)
编者附言	(406)



吴梅村这个人

冯其庸

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叶君远弟于 80 年代初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作《吴梅村年谱》，历时五年，到 1985 年写成，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君远弟又完成了《吴梅村诗选》，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样长期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君远弟又写出了《吴伟业评传》（以下简称《评传》），要我为此书作序，我自无可推托。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认真地读完了这部排印稿，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部力作，在吴梅村的研究上，可说是一个里程碑。

前面讲过，吴梅村研究是一个难题，那么写评传更是难中之难。因为做研究你可以就其某一点来进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范围缩小了不少。但作评传就必须全面深入研究有关吴梅村的一切问题，不能有所回避。我看这部《评传》，就是对梅村的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一个巨大的综合研究的成果。

这部《评传》的特点之一，是充分地再现了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使人物完全在他的时代环境里活动，从而使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吴梅村。

梅村的时代是很难描画的，矛盾太多，太错综复杂，下笔很难。但作者却有条不紊地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描画。吴梅村时代的社会矛盾，一是阶级矛盾，这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与明皇朝的矛盾；二是民族矛盾，这就是以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为代表的后金（后改为大清）与明皇朝所代表的

汉族政权的矛盾；三是明皇朝内部的派别斗争，这就是在野的复社、东林党与阉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这三种矛盾时涨时落，此起彼伏，不断影响着整个局势。到后来清军入关则又是民族矛盾高涨。清统治者用血腥的手段将民族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场案等大狱的不断兴起，整个社会充满着恐怖与不测，实质上仍是民族镇压的变换方式。吴梅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所以要写吴梅村，就必须把上面这些矛盾充分写出来。如果撇开了这些矛盾而单写吴梅村，那这个吴梅村就是脱离了具体时代的吴梅村。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吴梅村就将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吴梅村了。

叶君远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见功力的，以上这些矛盾他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较深的理解。从而使《评传》里的吴梅村，一直是生活在他的特定的历史氛围里，于是这个吴梅村的一举一动，一诗一文，都显得是很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所以我认为这部《评传》的突出成功之一是对时代的深刻而精确的描述。

《评传》的特点之二是对吴梅村的一系列的事情和诗文做了精到的确切的考订，从而纠正了历来的错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一是吴梅村在弘光朝拜少詹事的时间。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顾师轼与日本人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都系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评传》据谈迁的《国榷》和吴梅村的自述，证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十九日，从而纠正了以往诸家的错误。例二是关于《永和宫词》的作年。顾师轼把它定在崇祯十五年，即田贵妃的卒年。这与此诗的内容不合，《评传》作者指出“诗中在田贵妃死后接着还写到了崇祯帝的死以及田贵妃和崇祯帝相见於黄泉”等情节，故《评传》作者考订此诗作于弘光元年二三月间。其考证精密有力，无可怀疑。例三是关于《圆圆曲》作年的考订。顾师轼系此诗作于顺治

元年，程穆衡系于顺治十六年，铃木虎雄则“疑作于顺治十六年以后”，以上诸说，皆与事实不符。《评传》考订此诗作于顺治八年吴三桂进军四川之前，具体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作者考订精密，确然无疑，其考订文字甚详，此处不录，读者可按《评传》原文。例四是考订《绥寇纪略》作于顺治九年嘉兴，这个初稿本后来又经修改补充，但直到他去世，此书未能问世。后人将其付刻，已有改动，今所见之本，已非原貌。且此书初名《鹿樵纪闻》，后人付刻时，定为《绥寇纪略》，而现今所流行的《鹿樵纪闻》，乃是后人托名伪作。例五是关于《鸳湖曲》的作年和作意的考订。程穆衡、顾师轼、铃木虎雄均将此诗系于顺治四年，皆误。据《评传》考订，应为顺治九年。此诗作意，昔人都以为是凭吊怀旧之作，程穆衡说是“痛昌时见法”，靳荣藩说是“以吊昌时为主”，今人黄裳说是“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以上诸说，《评传》认为都非事实。吴梅村在《复社纪事》一文中细摘吴昌时劣迹，说“来之（吴昌时字来之）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羨（指周延儒）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阳羨反为所用”，“御史发来之他罪，首臣为所累，与俱败”，等等。且《鸳湖曲》的作年与《复社纪事》接近，而曲中“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石季伦显然是指吴昌时，则“休嗟石季伦”寓意甚明。《评传》于此诗考订甚为详密，读者可以复按。例六是对《贺新郎·病中有感》一词作年的考订。以往论者多将此词说成是吴梅村的临终绝笔（康熙十年），然此词谈迁《北游录》已有著录，谈迁卒于顺治十四年，故此词决当作于顺治十四年之前。经《评传》作者考订，定为顺治十年秋吴梅村受征召之后不久所作。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评传》的详细论述和考订，这里不再重复。

《评传》的特点之三，是在评述吴梅村的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一是要有实事，即历史根据，也即是史